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殊域周咨錄 第二十五卷 女直

◎東北夷 女直，古肅慎之地。在混同江之東，後漢謂之挹婁，元魏謂之勿吉，唐、隋曰黑水。唐初渠長阿固郎始宋朝，開元中以其地為燕州，置黑水府，其後粟末強盛，號渤海，黑水往屬之。及渤海浸弱，為契丹所攻，黑水復擅其地，即金鼻祖之部落也。初號女真，後避遼東興宗諱，改曰女直。臣屬於遼，部族散居山谷，至阿骨打始大，易部建國曰金。滅遼，偽都於渤海上海京，至海陵改為會寧村。金亡，歸元。以其地廣闊，人民散居，設水達達等路軍民萬戶府五以總攝之（又名合蘭府）。

本朝永樂元年，遣行人邢樞偕知縣張斌往諭奴兒乾，至吉烈迷諸部落詔撫之（吉烈迷進女色於樞，樞拒之不受）。於是海西女直、建州女直、野人女直諸酋長悉境來附。授督罕河衛令馬吉你為指揮。上諭胡廣等曰：「朕非欲並其土地，蓋以此輩自昔擾邊，至宋歲賂金幣，卒為大患。今既來朝，從所欲授一官，量給賜賚，損小費以彌重患，亦不得不然。」乃詔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，置衛一百八十四（曰建州，曰必裡，曰毛憐等名），所二十，為站為地面者各七，選其酋及族目授以指揮、千百戶、鎮撫等職。俾仍舊俗，各統其屬，以時朝貢。尋復建奴兒乾都司於黑龍江之地，設都督、都指揮等官，與各衛所不相轄屬。其有願居中國者，於安樂州於開原，自在州於遼陽以處之。量授以官，任其耕獵。故時各衛酋每入貢，賞賜甚厚。有所徵調，聞命即從，無敢違期。永樂末，建州夷人前居開原者，叛入毛憐，自相攻殺。宣德間，朝廷復遣使招降之。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居之（老營者，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）。名為東建州。初止一衛，後復增置左右二衛。而夷人不過數千耳，然亦歲遣各數百人入貢以為常。

正統十四年，北虜也先入寇，犯京師。脫脫不花王犯遼東，阿樂出犯陝西，各邊俱失利。而遼東被殺掠尤盛，故海西建州夷人所在皆起為亂。遼東為之弗靖者數年。兵部侍郎於謙上疏略曰：「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，俱附遼東地方，近來相率投降者眾。朝廷許其自新，推以曠蕩之恩，宥其反側之罪，授以官職，嘉以賞勞，遼東總兵等官就於自在州並東寧等處城堡安插者，動以千數。此等之人狼子野心，中難測度。即令丑類犯邊，我軍失利，遂起奸謀，結連內應，其貽後患慮恐非細。矧近日遼東安插韓人糾合謀叛出城，潛從虜寇者動至一二十，此正其驗，不可不防者。宜令寇深，宋文毅、曹議等公同計議區畫，將以安插夷人，若何設法關防鈴束，以消息外之變，而為經久之策。後來降者俱從起送赴京處置，或量與官賞，令回本土住種。何者為便，或別有長策，可以安內攘外，防患弭奸者，俱令區畫馳奏。」至景泰後，始克寧謐。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，率死於也先之亂。朝廷所賜璽書盡為也先所取，其子孫以無祖父授官璽書，不復承襲。歲遣使人貢，第名曰舍人。以後在道不得乘驛傳，錫宴不得預上席，賞賚視昔有薄，皆忿怨思亂。遼東人咸知之，而時未有以處之也。

天順三年，建州夷酋都督董山結朝鮮謀入寇。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上其事，命譯者往詰之，山驚，復貢馬謝罪。

成化二年，整飭邊備。都御史李秉言：「建州、毛憐、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，邊臣以禮部定議名數驗其方物，貂皮純黑、馬肥大者始令人貢，否則拒之。且貂產於黑龍江施北，非建州、毛憐所有。臣聞中國之待夷狄，來則嘉其慕義，不計其物之厚薄。若必責其厚薄，則虜性易離，或以啟釁，非厚往薄來之意。」禮部因請敕戒遼東守臣，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，不得過為揀選，以起邊釁。從之。

董山復來朝貢，爭席出不遜語。乘是激海西夷人寇邊，一歲凡九十七，殺十餘萬人。朝廷命武靖伯趙輔充總兵官，左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，往討之。分兵五路，渡蘇子河至古城。時朝鮮國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、魚有沼、南怡等率其萬眾以助官軍，直抵虜巢。寇望風披靡，獲虜酋指揮苦女等以千數，擒董山送京師伏誅。時積雪盈尺，寒風烈虜，不可久居，乃整兵凱還。尋有遁寇指揮張額的裡率其妻赴軍門哀詞乞降。且曰：「吾所處之地，自漢以來人跡罕到。唐太宗東征至鳳凰城而止，亦未嘗入吾境土。今大兵率然至此，使我喪亡已盡，豈非天地耶！輔遂具奏納之。仍命安置其部落諸夷於兩廣、福建，然所損土馬亦不少也。

三年，巡撫袁愷奏遼東頻歲被女直之寇，乞免歲貢人參。從之。

六年，建州夷潛謀作亂。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之散解。先是任巡撫者，與鎮守中官不相協，不以邊儲為意，倉無歲之粟。虜覘知之，聲言入寇。誼獲諜者訊之，盛稱女直林翳險阻，中國糧少士飢，虜固無怨。誼命斬以徇。其人哀求，誼釋之語曰：「汝虜恃翳，不見中國匠剝木之器乎，使萬卒持之，人剝木千，不終朝可盡也。汝虜何恃耶！芻糧又在吾庾內，發萬人連之來，山斯積矣。」諜報，虜未信。誼果發餉實鐵嶺瀋陽三萬，諸衛相繼於道，乃閱兵建大將旗，出遼陽塞，部伍整嚴，旗旌蔽野。命都指揮崔勝進擊，擒建州酋斬之，奪其馬騾器械輜重。虜奔潰，自是遠遁。邊境稍寧。

十二年，女直人宋全為武驤左衛勇士，又稱宋達子，與都指揮滕雲相結為盜。往來京城外，劫財奸婦，多所殺傷。官校莫能捕。後雲被獲服罪，全削髮如僧，將北走虜地，為千戶李端等所獲，命梟首示眾。

十四年，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，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，受其珍珠、豹皮。兵部移文遼東守臣都御史陳鉞勘究。召散赤哈赴廣寧對理。散赤哈率所部十餘人欲由撫順關入赴廣寧。參將周俊（與管指揮同事者）守關，慮散赤哈至，面白其受賄之情。乃遣使詭告守臣，謂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入，今熟知此路，恐啟他日患。守臣不虞其詐，從之，阻不許由撫順。時散赤哈已入關，聞之大怒，折箭為誓，欲報仇。備禦夷人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協，具酒食慰遣出關。進建州蕃落窺伺，欲雪董山之忿，全籍海西兵勢，緣此遂留散赤哈與俱來犯。遼東守臣以聞，命詔土兵往討之。然出榜招眾，徒張虛聲，其實兵將皆顧戀私家，不趨遼陽。建州賊因得糾合海西蕃落數千，乘虛入寇，大掠鳳集諸堡。報至廣寧，陳鉞始赴遼陽，而近邊住耕也僧格等十八蕃戶皆有家丁，入貢未還，恐誤羅兵入，及京師拘留，乃走撫順所報曰：「犯邊者皆海西人也。」陳鉞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不分白黑，撲滅夷人，誑奏朝廷。悉收十八人於瀋陽衛獄，乘夜率諸軍襲各家屠之，及搜所掠人畜，並無有焉。其精壯者間亦脫走，捶死也僧格於路。乃以搗巢之捷聞，眾論藉藉。

中官汪直勢燄方熾，惑於通事王英，謂往撫可邀大功，請任其事。掌司禮監太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，沮之。命兵部侍郎馬文升率大通事一人往撫，及令整飭邊務。馬文升至遼東，趨瀋陽、撫順所，召各衛酋長聽宣敕諭。夷眾聞累累皆至，而被屠之家數百人爭訴其冤，謂：「遣使人貢，初無犯邊狀，一切冒當殺戮。謂我劫掠人畜，果何可證？今雖仰荷朝廷招安，實難於聊生。」文升承制，各以牛布賑給慰之，且令其酋長赴京。適諜報海西酋猶欲寇邊大掠始歸。文升偵察得實，以其事聞於朝。謂夷雖聽招撫，觀其言貌詞氣，尚懷反側，難保遽安。乃密檄總兵歐信、副總兵韓斌、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往開原，及調開原參將周俊伏精兵三千於鳳集等堡。賊以為無備，果分數路入寇。諸軍以逸待勞，斬首二百餘級，生獲數千人，收賊馬及器仗無算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。文升因論諸虜反側情狀，請移兵往剿，或姑與自新，仍舊撫之。事下兵部主撫，朝廷從之。海西人聞之，則感懼交並。文升復檢先授官停襲子孫名數，令譯者審實請於朝，下兵部赴內閣考驗璽書底簿明白，由是得襲官者復數十人。蕃族愈感國恩，文升之功也。中官汪直意猶未已，請於上便宜巡邊。陳鉞乃戎裝遠遼，長跪叩頭而渴，賄悅兼從，狐媚蠅營，無所不至。文升則與直抗禮，奴視其左右，鼠輩多譽鉞而詆文升於直。直還，會餘子俊有劾陳鉞疏，鉞疑文升所為，遂囑直奏女直建州夷人之屢寇邊，皆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也。文升由是下獄罷官，遭戍重慶衛。

明年，陳鉞又說直立功，已亦得以攀附幸進，乃虛報建州女直將入寇，請命謀勇大臣搗其巢穴。乃命直監軍，得便宜生殺賞。撫寧侯朱永為總兵，陳鉞參贊軍務。時都御史王越亦有垂涎督師之意，而命不及越。亦擬餘子俊所阻，乃言本朝未有武職節制文職大臣者，且徵夷重務，豈可無文臣總督？意蓋自薦也。於是子俊言前命出於聖斷，不可復移。鉞且以計阻越，竟得參贊之命。時稱鉞、越相競雲。按王越廷試時，風捲試卷，飛揚空中，不知所之。竟以內閣別紙填寫。後汪直坐西廠刺，權勢益熾。王越日伺候之，滋久相得，進越兵部尚書加宮保。十六年，越阿贊汪直，偕其巡邊，至大同，虜營在威海，發兵襲之。俘男婦百七十

人，以大捷聞。越封威寧伯，直授都督，中官加武職，前此未之有。而越飛騰之意亦驗雲。越忽思退休，賦詩云：「歸去來兮歸去來，千金難買釣魚台。也知世事只如此，試問古人安在哉！綠醕有情憐我老，黃花無主為誰開。平生事業心如火，一夜西風化作灰。」未幾，竟以事敗，徙陸安州安置，遂符一夜化灰之讖。翰苑有和者云：「那有伊周事業來，恥隨郭隗上金台。權謀術數何深也，局量規模真少哉。半世功名如隙過，一場富貴似花開。於今門下三千士，一半寒心一半灰。」嘲越附汪直，故云。然聞其人雖尚權譎，實文事武備者也。故李西涯稱其議論英發，邊徼虜情，將士強弱，皆在胸中，才智樂為之用。又詩雖粗，亦有好句，如「此間惟有征夫苦，天下無如邊塞寒」，「發為胡笳吹作雪，心因烽火煉成丹」，亦佳也。或謂越北伐時嘗親視諸軍食飲，數賜酒肉，動息必悉其情，至犯令不少貸。每暇命出獵，計矢中禽之多寡，於敵陣為先後。有將官告奸受金者，置之計出死力不問。於是將士感泣，無不用命者。

時建州貢使郎禿等六十餘人過廣寧前屯衛，直與之遇，以為窺伺，馳奏於朝，請拘囚之。郎禿等入京，有司給就鴻臚寺。三校卒擒一人，格鬥擾攘，困乃就縛，下獄。建州諸酋不意大兵猝至，壯者盡逃匿，惟餘老弱，被殺掠而還。鉞因侵盜邊庫十萬兩，並玉蝴蝶諸異品，又私匿所掠子女人口，父子各占一姝。錄平建州功，加汪直食米歲三十石；鎮守太監韋朗十二石；升陳鉞為右都御史。

十六年，建州女直以復仇為詞，深入遼東。犯陽清河等堡，長驅四百餘里，勢甚猖獗，所掠男婦皆支解，或確舂火蒸以泄其忿，劫奪牛羊，焚燒廬舍，如蹈無人之境。邊將斂兵自守而已。陳鉞方冒前功，恐阻其實，隱匿不奏。於是屯堡屏跡，弗克耕耨，而遼地騷然矣。識者憂焉。

遼東御史強珍劾韋朗、陳鉞等失機。詔停俸戴罪。既而汪直憾珍，乃奏珍行事乖方，妄參被虜人畜名數過多，請治其罪。命錦衣千戶蕭聚往核聚械珍至京。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，然後奏聞。謫之，戍遼東。後汪直敗，鉞下獄，人皆為之危。鉞乃洋洋然對法吏謂：「子女金寶不敢謂無，但分遺於人耳。」所引皆大臣，皆為鉞極力營解，僅坐除名。起文升巡撫遼東，邊境始得安。

命斬劉八、當哈於遼東，果首示眾。發張驢兒等六人充軍。八、當哈，東寧人。天順間，因盜馬事露，奔建州張驢兒等。成化初，為虜所掠，因相與導虜寇邊。至是各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。比還遼陽，為親知所識，拘留之。陳鉞等奏請梟二首以示眾，事下兵部。尚書餘子俊言：「八、當哈等雖華人，然既冒虜名朝貢，亦使臣也。若拘留之，恐開將來之隙。宜姑縱之，以懷遠人。」詔下公卿議。咸言八、當哈叛華附夷，宜服顯戮。張驢兒等為虜所掠，可待以不死，乃有是命。

嘉靖元年，建州右衛都指揮牙令哈奏稱贖送人口有功，比例討升都督職事。遼東巡撫李承勳題請行鴻臚寺，通事王臣等審得牙令哈成化十五年授職，正德十等年贖送被虜軍人漢人，交與指揮寧■等，又領三堂鈔批捉拿反叛王浩等，交與指揮劉尚德。兵部議擬具題。上命牙令哈准升都督僉事。

時朵顏、把兒孫亦准授千戶。給事許復禮疏請將把兒孫、牙令哈升授暫行追寢。兵部尚書彭澤議謂：「許復禮前題無非制馭外夷，愛惜名器之意，相應俯從。合無將各夷今升官職暫且停止，行文各巡撫將把兒孫來貢人役並牙令哈明白省諭，令其回還，照舊管束部落，時修職貢。如果積有年勞，功績異常，候鎮巡官再為奏到，另行議擬升賞。毋自擬沮，有負聖恩。再照各邊撫、鎮、副、參、游擊、守備等官，平居則惟圖玩卜曷略無經久之謀，臨事則代為請求，苟安目前之利。走回男婦日見題知，進送漢人每言勞跡，殊不知邊方若能戒嚴，人口何緣出境？計其節次送回之人，多非開報搶虜之數。上下扶同，已非一日，兵政廢弛，實肇於斯。合無本部通行各邊撫鎮等官，今後大小失事，督令所屬從實開報。凡遇虜中走回男婦及進送漢人，必須查對先年奏報之數，如果相同，照常施行。若有欺隱情弊，指實參提。」上乃命：「牙令哈既歷年效勞，與竹孔革事體相同，已升了罷。餘悉如議行。」自後朝貢如期，至今相繼往來。

《遼東邊論》曰：「遼東，《禹貢》青、冀二州之域，舜分冀東北（{■}巫）無間之地）為幽州，即今廣寧以西之地。青東北為營州，即廣寧以東之地（即遼陽東至鴨綠江，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，南至旅順海口，北至開原城一千七百里）。歷代以來皆郡縣（元李時為平章劉益、高家奴分據，洪武初奉表來歸。四年，置定遼衛；八年，改為遼東都司；十年，革所屬州縣，設衛二十五。永樂七年，復設安樂、自在二州），我朝改置衛。而於遼陽、開原二城中設安樂、自在二州，處內附夷人。其外附者，東北則建州、毛憐、女直等衛；西北則朵顏、福餘、泰寧三衛。分地世官（自易站抵開原，鄰建州、毛憐、海西、野人、兀者諸夷，而建州為最。自開原之北，近松花江山寨，眾夷亦海西種類。又北抵黑龍江，諸夷江夷為最。自廣寧前屯東抵開原，中間地沒人兀良哈三衛。今特山海關一線之地可以內通）。互市通貢，勢雖羈縻，形成藩蔽，是以疆場無西北邊之患。南則海上自劉江之捷，而倭寇屏跡。弘治中曾一見之，未及岸而去。若今則晏然久矣。所備則東北、西北二夷。東北屋居耕食，不專射獵，邊警差緩。而西北則俗仍迤比，雖未嘗大舉入寇，然竊發頗多。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，要在隨方拊輯，處置得宜（北鄰朔漠，而遼海三萬，瀋陽鐵嶺四衛足遏其衝。南枕滄溟，而金復海、旅順諸軍足嚴守望。東西則廣寧、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。復以錦義、寧遠前屯五衛以翼廣寧，增遼陽東山諸堡以扼東建）。先事戒嚴，防守不墮，俾恩威並立，足制其心，乃策之上。而俘斬論功，此第二義也。開原、廣寧並據襟吭，金復海上頗稱沃野，三岔河南北互數百里，遼陽舊城在焉。木葉、白雲二山之間，即遼之北京、中京地也，草木豐茂，更饒魚鮮。自國家委以與虜，進據腹心，限隔東西，道里迂遠，而守望勞費，遼人每憤憤焉。成化以來，論者率欲截取之。而屢付空談，竟不見施行者，無亦有識者，為起讞邊方之慮乎！若夫革互市之奸欺，禁驛傳之騷擾，糾驗放夷人抑勒之弊塞，請開貢路生事之門，墩軍增其月支，百姓教其歲蓄，專制一方者，不得不任其責矣。

其俗：土氣極寒，常為穴居，以深為貴。好養豕，食肉衣皮，冬則厚涂膏禦寒，夏則裸袒以尺布蔽體。臭穢不潔，作側於中，環之而居。好勇善射，弓長四尺，矢用■苦，長尺八寸，青石為鏃。便行船，好寇盜。（《東漢書·把婁傳》）嚼米為酒，飲之亦醉。以溺洗面。婚嫁男就女家。父母春夏死，立埋之，塚上作屋，令不雨濕。秋冬死，以屍餌貂，貂食其肉，則多得之。（《北史·勿吉傳》）勇悍，食生肉，飲麩酒，殺人不辨父母，眾為縛之，俟醒而解散。居山谷，自推豪傑為酋渠。（《文獻通考》）無市井城郭，逐水草為居。以射獵為業，設官牧民，隨俗而治。有狗車、木馬輕捷之便。狗車形如船，以數十狗泄之，往來遞運。木馬形如彈弓，繫足激行，可及奔馬。二者止可冰雪上行。（《元志》）

建州頗類開原，舊俗其腦溫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龍江謂之生女直，略事耕種，聚會為禮，人持燒酒一魚胞，席地歌飲，少有忿爭，彎弓相射。可汗以下以樺皮為屋，行則馱載，止則張架以居。養馬弋獵為生。其阿迷江至散魯江頗類河西，乘五板船疾行江中。乞列迷有四種，性柔刻貪狡，捕魚為食，著直筒衣，暑用魚皮，寒用狗皮，不識五穀，惟狗至多，耕田供食皆用之。死者剖腹焚之，以灰燼夾於木末植之。乞裡迷去奴兒於三千餘里。一種曰女直野人，性剛而貪，文面椎髻，帽綴紅纓，衣綠彩組，惟褲不縵。婦人帽長珠珞，衣綴銅鈴，射山為食，暑則野居，寒則室處。一種曰北山野人，乘鹿出入。又一種住平土屋，屋脊開孔，以梯出入，臥以草鋪，類狗窩。一苦兀，在奴兒於海東，人身多毛，戴熊皮，衣花布。親死剖腸胃，曝乾負之，飲食必祭，三年後棄之。其鄰有吉裡迷，男少女多，女始生，先定以狗，十歲即娶，食椎腥鮮。